

新年趣事

□ 潘丽洋

□ 忆起以往过新年的情景，有一件事，让我想起来就忍不住地笑。

每当过新年的时候，为图个吉利，母亲总有许多讲究的。比如：我们要在新年前把家里的倭瓜都吃了，要不然，过年会窝囊；过年时，我们见人要笑，要说好话，说吉祥话，不许惹老人生气；家里的“福”字要倒着贴，那叫福到了；扫地的时候要一定从外往回扫，怕财外漏了等等。最有讲究的还是那年夜饺子，母亲每年包饺子的时候都要在一个饺子里包一枚硬币，她说：“吃年夜饭的时候，谁能吃到这枚硬币就会在来年行好运。”多年来，这个幸运饺子不是被哥吃到就是被姐吃到，我一次也没有幸运过。

记得有五角钱黄色硬币的那年，包年夜饭的时候，母亲就洗了一枚五角钱的银币，当着我们的面包进了一个饺子里。母亲边包边说：“看你们今年谁能吃到这个饺子，谁的福气就最大。”我眼巴巴地看着这个饺子，使劲地想记住这饺子的样子。可当母亲包完放在帘子上的时候，它和其他的饺子一模一样没一点区别，我

怎能分辨出来？我只能在心里为自己祈祷：能吃到这个幸运的饺子。

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了，母亲烧了一大锅水，开始为全家人煮饺子。这些饺子进了沸水，上下翻腾，如同快活的小鸭子在嬉戏。母亲用漏勺在锅里一圈圈地推动着饺子，这些“小鸭子”瞬间像站了队，有秩序地随着母亲的搅动围着大锅转来转去。火苗映红了母亲的脸，锅里的饺子就要煮好了。母亲掀起了大锅，腾腾的热气散开后，那些“小鸭子”都乖乖地浮在水面上了，母亲就开始用漏勺把它们捞进大盘子里。她边盛饺子边招呼玩耍的我们：“吃饺子喽！”

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，我早已经迫不及待了，一心想吃到那个带钱的饺子。哥哥把饺子扒拉来扒拉去地说：“我要吃到钱饺子，明年好发财。”姐姐也扒拉着说：“我得吃到，明年考出好成绩。”

母亲用筷子敲打着他们说：“别挑，谁吃到谁算，看运气。”我眼睛瞪得像灯泡，可说什么也找不到我印象中

的那个饺子了。我只好一个一个地吃。一盘子饺子吃下去了，我撑得快不行了，可还是没吃到钱饺子。哥哥姐姐们也在伸脖子腆肚子的，可谁也没吃到啊。大家为了吃到那个幸运的饺子，在大姐的倡导下，还把最后的一盘给分吃了。我们撑得眼都直了，可还是谁也没吃到。我们都纳闷：这个饺子哪去了呢？大家的目光都射向哥，都赖哥哥嘴大吃得快，一定是没嚼直接把硬币咽肚子里去了。吵闹中，还是姐姐腿快，跑到大锅前，用漏勺在锅里划拉来划拉去的，果然，听到了金属的声音，用勺子一捞果然找到了那枚被母亲包在饺子里的崭新的五角硬币。爹开始埋怨妈：“怎么没有包严实呢，‘财’都漏出去了！”母亲恍然大悟：以前包的都是一角银币，很轻，这个五角的很重，煮的时候它就涝底了，钱也漏了出去……母亲打趣地说：“今年我们全家都好运，因为你们吃的每个饺子都沾了幸运。钱在锅里，福满全家啊！”

快到新年了，我在想：今年的年夜饭饺子，我要包出个什么花样让大家感受“幸运”呢？

电视的记忆

□ 姜宝凤

我 生于70年代末，家住农村，儿时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电视还是稀罕物。那时，谁家能有台电视机，绝对是值得让人羡慕的一件事情。

当年，我们村拥有第一台电视机的一户人家住在村东大街头，是他的一位香港亲戚返乡探亲时捎回来的。记得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和小伙伴们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与兴奋，结伴去看电视究竟“长啥样”，更颇感好奇的是，这个“盒子”不仅会发声，而且还区别于收音机有黑白图像。于是，自从有了这台电视，我们这群在村里出了名的顽劣孩童算是有了好去处，整天赖在人家里看电视。有时白天看得不过瘾，晚上再悄悄溜出家门穿越大半个村子去看，《射雕英雄传》《陈真》《霍元甲》《再向虎山行》《绝代双骄》等电视剧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我们流连忘返，直到人家要睡觉了才恋恋不舍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。只因自己经常偷偷跑出去看电视，害得母亲四处寻找，为此，没少被责骂挨揍。骂归骂，揍归揍，但电视的黑白两色给年少的我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精彩而难忘的故事，让我的童年充满了斑斓的印记。

因此，自家能拥有一台电视机，是我和两个哥哥最大的梦想。直到两年后的1985年，父亲承包的十亩土地获得大丰收，再加之由于家里养了几窝小仔猪，生活过得逐渐好起来了。一天，父亲喜滋滋地抱回了一台14英寸的“三元牌”黑白电视机，

这算是我们村里的第二台电视。我家买回这台电视后，我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大街上的群儿之首，竟连以前欺负过我的几个大孩子也主动向我套近乎献殷勤，个中缘由不言而喻，只为我同意上我家看电视。

那时，到我家看电视人那叫一个多，屋内挤不下，只好把电视移到院子里，坐的板凳不够，多数人只能站着看，嫌院内人多挤得慌，有人干脆攀到院墙顶上。电视开演后，全场观众屏息静听、全神贯注，人虽多，但没有嘈杂的声音。但美中不足的是电视机由于信号原因，图像常常不稳定，有时画面扭曲变形，有时干脆“雪花”一片，还时不时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。碰上这种情况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举着绑在竹竿上的天线到处找位置、对方向、调高度，直到图像效果达到最佳为止。电视上不管播什么，人们都看得津津有味，不像现在手握遥控器一遍遍地搜索，也没有个喜欢的频道或节目。

又过了几年，村里的邻居家也渐渐添置了电视机，到我家看电视的人也由逐渐少到没有了。

年近四十岁的我经历了电视从无到有、从有到优的嬗变，她见证着我人生的历练与成长，承载着一代人对往昔的温暖追忆。忘不了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老电视机，更倍加珍惜祖国日新月异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方便快捷、丰富多彩的美好生活。

吃肉的日子

□ 程维平

30 年前还是改革开放初期，农村，乃至中国还不富裕，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里，吃顿肉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，把南瓜当肉吃却是普遍现象，所以，吃肉对于我和弟弟来说，或者对我们家而言只能是想想而已，甚至遥不可及。

那一天，梦想居然成真了！一大早，父亲小心翼翼地递给我一元钱，笑盈盈地说：“拿好了，去村东头买点肉回来。”我和弟弟惊讶地看着父亲，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然后夺过钱飞也似地跑了，生怕父亲临时改变主意。

当我们奔到肉店时，已经气喘吁吁了，前来买肉的人却是寥寥无几，虽说当时的肉只有两元多一斤，但很多人家都舍不得买……轮到称肉时，那个五大三粗的屠夫连说带笑着：“半斤肉给谁吃啊？太少了吧？”半斤肉的确少了点，可父亲只给我们一元钱。

但是屠夫的话倒是提醒了我们，父母都是农民，没有额外的经济收入，平时很少买鱼买肉，即便炒个鸡蛋也是直往我们碗里夹，父母舍不得吃啊！如果半斤肉买回去，他们肯定还是给我们吃。我和弟弟讨论了一番，最后决定把准备买零食的钱拿出来，两人加起来也就4角钱而已，还是我们的压岁钱一直省下来的。

这样一来的话，我们可以买到7两肉。回去之后，父亲见到肉，先是吃惊，然后狐疑，接着就问我们：“是不是卖肉的人搞错了斤两？如果真是这样，赶快把肉还回去。”我们摇摇头，但父亲觉得我们没说实话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穷不要紧，但贪图小便宜就不对了，人家卖肉的也不容易，把肉还回去吧。”

弟弟心直嘴快，感觉很委屈，说好了谁都不许说出来的，但他还是毫无保留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父母复述了一遍，父母听完沉默了许久，母亲几乎哭着说：“你们真懂事，怪就怪我们家太穷了。”

错了！我们家并不穷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健全和深入，父亲外出打工，农忙时节回家帮衬母亲种责任地，我们家的收入日渐增多，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，旧房子也换新的了，家具也增添了。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全国上下一片大好景象，农民富裕了，脸上也绽放着丰收的喜悦。买肉吃已经不再是件困难事了，现在的大鱼大肉都吃不完啦！

我们家这40年，还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们家这样的家庭，从贫穷走向富裕，从吃不起肉到吃不完肉，足以折射出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4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。有幸与改革开放同龄，亲身见证和感受改革开放对我们的利好，希望我们家、我们的国家未来更加美好。

岁月深处的大澡堂

□ 张春波

如 今，绝大多数家庭都具备了洗浴条件，那种澡堂式的平民文化已经渐行渐远。或许，生活条件越好，怀旧就越成为一种刻骨铭心的眷恋。于是，儿时故乡的大澡堂就像一本泛黄但却散发着历史清香的好书，百读不厌，百品不倦。

虽然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，但由于澡堂离我家很近，所以仍有一些情景残存于记忆里：澡堂的两扇大木板门在那个年代已显豪华了；澡堂是用青砖砌成的，在当时可以算是故乡较好的房子，澡堂正门的上方，有一块抛光的砖面，清楚地刻着五个端庄的大字“国营大澡堂”。在字与字的中间镶嵌着用铁皮做成的五角星，并被刷得通体艳红，阳光照射着时，则显得格外明亮。对那颗五角红星，我总是怀着一种仰慕和崇敬之情。虽然年幼的我不知那颗红星所代表或象征的意义，但在心中却久久不能忘记。那时候，人们习惯称澡堂为亮灯口，因为澡堂的开门与打烊是以一盏灯为信号的。澡堂门外的上方安着一只灯泡，如果哪天灯不亮，则说明这天没洗澡。

去澡堂洗一次澡的票资为8毛钱，也有5毛的。当然，洗澡是在同一个浴池里，唯一不同的是8毛钱的票是每人一个位置，而5毛的可能是两三个人挤在一个位置上，或者更多的人。那时候，澡堂的洗浴设施很简陋。一米二宽的木板中间竖起一层60厘米高隔板，两边的表面铺一层草席，并用小铁钉钉好，每隔一米摆上一个类似北方人炕上的茶几，便成了床位。

虽然当时故乡只有那么一个大澡堂，其条件也远不能与现今的豪华相提并论，但简陋的条件却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心情。冬天来临的时候，窗外是寒风瑟瑟，而屋内的人们却快乐地享受着难得的清闲。有人爱在澡堂里讲故事，天上地下，乡里乡外，只要沾上边的好事坏事奇事怪事，全都拿来过把嘴瘾。讲的人说得眉飞色舞，听的人听得入耳入神。也有的亲朋好友平时没空见上面，今日洗澡遇上了，便趁机唠上几句，问寒问暖。还有的趁有空带着孩子洗个澡，匆忙洗完后又赶着孩子早点回家写作业……澡堂成了人们传递信息、休闲娱乐、放松身心的好去处，而时光就在一阵阵谈笑风生中从人们的手指间悄悄溜过，随着不断升腾的热乎乎的雾气缓缓飘走。

依稀记得，冬天里，我们一般十天半月才能洗一次澡。而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六、二十七，我们必定要跟着大人们去洗澡的。那几天，澡堂里的人很多，乡下的、街上的、老的、少的，为了迎接过年，统统都要去洗澡的。我们小孩子受不了澡堂里的高温，往往让大人擦完了身子，便迫不及待汗流浹背地穿衣出来，围着马路边的小吃摊馋馋地看着。

如今，故乡的大澡堂早已随着时光的逝去不复存在，澡堂里的快乐也只有岁月深处才能被静静地拾起。